

陆军著

還你半個月亮

程十髮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還你半個月亮

陸軍短劇選

陸軍
短劇選
1584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03号

责任编辑：陈月英

封面题签：程十发

封面设计：唐西林
麦荣邦

插图：唐西林

还你半个月亮

陆军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第十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75 插页4 字数207,000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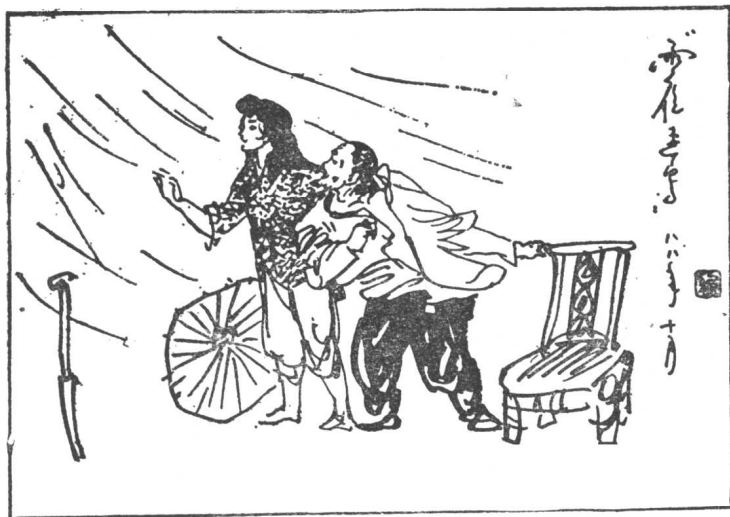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：1—12,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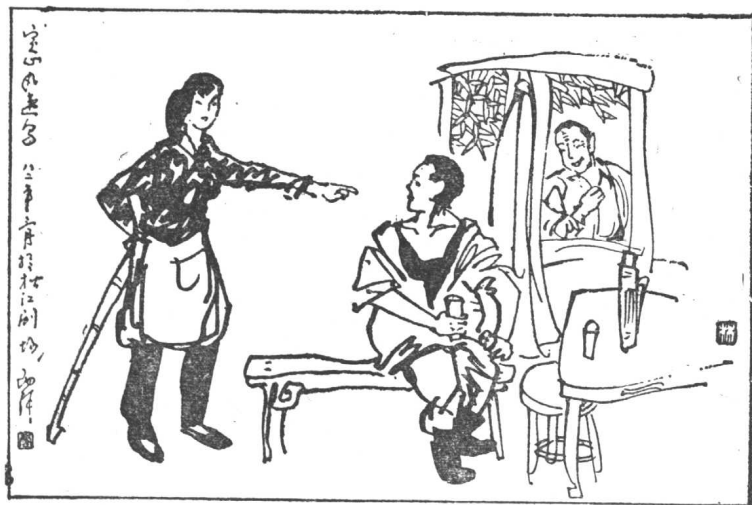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1-1073-7/J·85 定价：5.10元

繁荣戏剧创作
丰富人民生活

陈正立一九五三年元月







序

●徐汉良

陆军是上海地区有一定影响的青年作家。他自一九八〇年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，放弃留校任教机会回故乡松江从事群众文化事业至今，短短十来年间，已创作、发表各类作品达一百七十余万字，出版了两部剧作选，一部论文集，获市级以上文艺奖二十余次，且十次获最高奖。据我所知，这样的成果在上海作家群中也是不多见的。

陆军写的戏，大多取材于农村。一个生动的故事，一组有趣的人物，一串别致的细节，一片温暖的生活，引发出一多人生感慨，构成了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品，读起来提神，演起来舒心，看起来悦目。难怪人们称早已拥有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”头衔的陆军为与农民兄弟心贴心的“乡土作家”。

这些年，农村的变化很大，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，火热的现实生活给每一个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。自然，比之于沸腾的新生活，陆军的作品还有待于提高。在我看来，他太多地凭藉于自己的“灵感”与才华，而还缺少对生活深沉的洞察和历史的把握，因而其作品就显得别致有余，

厚重不足了。好在他还年轻，相信他会在“两为”方向的指引下，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作为他所在县的领导，我为出版陆军的短剧选集《还你半个月亮》而感到欣慰。同时也希望他扎根沃土，从民间吸收更多的养料，从而焕发出更旺盛的艺术生命力。

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五日

（作者系中共松江县委书记）

目 次

序.....	徐汉良(1)
--------	--------

小 品

雨 夜.....	(2)
雪妈妈.....	(11)
伞.....	(16)
车.....	(22)
卖 梨.....	(29)
智慧果.....	(34)
保 胎.....	(42)
田公公行贿.....	(48)
黑色碉堡.....	(54)

小 戏

定心丸.....	(64)
开心歌.....	(93)
看女婿	(115)
瓜熟时节	(133)
还你半个月亮	(150)
蚕乡女	(169)
村 祸	(184)

梅花糕 (205)

骑墙记 (219)

兰竹吟 (233)

厢房里的秘密 (245)

妈妈，您错了 (264)

陆军其人 陆军其戏(代跋)

..... 欧 粤 (295)

后记 陆 军 (301)

小品



小品
八景
何景
何景

雨 夜

时 间 雨夜
地 点 农家
人 物 爷爷
 孙女
 陌生人

〔信不信由你，聪明的导演用一张竹椅，一把铁锹，一柄雨伞，就可营造出本剧所应该拥有的规定情景和艺术氛围。幕启时，舞台上一无所有，风雨声大作，电闪雷鸣中，爷爷从内室踉跄步上。〕

爷 爷 〔在窗口向远处呼喊〕金根，阿毛！你们的房子靠不住，快到我这里来避避！

〔一阵响雷毫不留情地将爷爷的呼喊声吞没了。老人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〕

〔孙女手执雨伞，步履艰难地出现在窗口。〕

孙 女 爷爷！爷爷！

爷 爷 是媛媛哪！这么大的雨，你来干啥？

孙 女 快搬到新楼去住吧！爸爸妈妈说了，后半夜风雨更

大，这小屋危险！

爷 爷 （执拗）我不去！（径自用抹布吸地上的水渍）

孙 女 （进屋）爷爷，走吧！这破小屋漏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

爷 爷 你不懂！去，把爷爷的竹椅子端出来！

孙 女 爷爷，我知道你在等谁，可我告诉你，现在的乡长是不会来的！

爷 爷 （不满地）啥？这么大的风，这么大的雨，他能不来？快去端！

孙 女 好好好，我端！（从内室搬出一把油亮的竹椅）

爷 爷 （看到竹椅，眼里放出光来，忙接过，细心地擦抹）从五〇年到六五年，只要碰上这样的天气，先是区长，后是乡长，再后是公社书记，都来坐过这把椅子！（抚摸竹椅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）

孙 女 爷爷，过去那些当领导的来看你，是因为那时候他们住的房子也在漏雨，他们家的粮食也不多，可现在，他们住的，吃的，都跟我们不一样了，所以，不会再有人来坐这把椅子了！

爷 爷 （生气地）住嘴！我不要听你胡说！

孙 女 （不满地）爷爷！

爷 爷 “文革”那十年，我不指望他来，可现在……

孙 女 现在是改革开放，观念更新！

爷 爷 更新？嘿！难道现在的共产党要更新到不为人民服务了？啊？！（至窗口，充满感情地）阿毛，金根，刚解放时，你们跟我这个老土改奔社会主义，可到如今怎么还是困难户？我的心不安哪！（怆然泪下，

蹒跚入内)

孙 女 爷爷，爷爷！唉——（望着竹椅发呆）

〔一位穿厚厚的橡胶雨衣的妇女满身泥水，匆匆上。
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，姑且称她为陌生人吧。她站在窗口。〕

陌生人 喂！姑娘，能不能借把铁锹？

孙 女 干什么用呀？

陌生人 前面的路被水冲坏了，我的车过不去！

孙 女 请进来吧！哎！你从什么地方来？

陌生人 （进房）乡政府！

孙 女 啊！你是乡长？！

陌生人 （一愣）乡长？哈哈！不，我不是乡长！

孙 女 噢？！不是选了个女乡长嘛？你是乡长，来看我爷爷的！

陌生人 不不！我真的不是乡长！

孙 女 那……跟你商量个事好吗？

陌生人 说吧！

孙 女 这——（望望内室，小心地附到陌生人耳际悄语）

……

陌生人 啊？！你要我装个假乡长来访贫问苦哪！

孙 女 嘘——轻点！

陌生人 可你们家不是困难户呀！三上三下的楼房不是早盖好了吗？

孙 女 噢，你怎么知道？

陌生人 在我们乡里，我不但晓得谁家什么时候盖了几间新房，而且连他们用了多少砖瓦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！

孙 女 喔，那你一定是个当官的，这就好了！唉！我爷爷为了替困难户说几句话，盼乡长盼得快发疯了。你看看这把椅子，几乎年年上一次漆，天天擦几十遍。等啊等啊，可是，风也来，雨也来，就是不见乡长来，今天你就帮帮忙，安慰他一下吧！

陌生人 看你讲得怪可怜的，那就试试吧！

孙 女 啊呀同志，你真好！

陌生人 不过，我急着要赶路，只能一小会！

孙 女 哎！我这就喊爷爷！（对内）爷爷，爷爷，乡长来看你了！

〔爷爷闻声扑出来。

爷 爷 啊？！真的？在哪里？

陌生人 （迎上去）爷爷！

爷 爷 乡长！乡长！（一把拉住陌生人）总算把你盼来了，哈哈！媛媛，倒茶！

孙 女 哎！（倒茶）

爷 爷 乡长，来，坐这把椅子！

陌生人 爷爷，你坐！

爷 爷 不，你坐！（见陌生人坐下来，满意地）哈哈！乡长，今晚你进了我老汉的门槛，不是一家也是一家人了，我人老话多，你可别见怪！

陌生人 爷爷，有什么话，你快说吧！

爷 爷 嗨！说起来就上火！现在有些当官的，下乡专门往万元户家里钻，就是想不到村上还有许多困难户，他们像小常宝那样，盼星星，盼月亮，可是杨子荣没有盼来，这荣平倒经常上门。什么摊派啦，分担

啦，榨油！噢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！（从怀里掏出一小木盒，打开，递给陌生人）

陌生人 这是……

爷 爷 这是各种摊派费的单子，每家都有几十张。什么干部招待费啦，领导交际费啦，公共关系费啦！还有猪头费、狗头费、倒马桶费！名目繁多，说也说不全。乡长，你看看，这样下去能行吗？

陌生人 （淡淡地翻看了一下，笑笑）爷爷！这么点钱，如果是取之于民，又用之于民，那么，我看也未尝不可！

爷 爷 啊？！乡长，听你的口气倒像个万元户嘛！来，你到这里看看！（指窗外）你知道吗？这些个困难户，除了逢年过节，是从来不用什么达尔美洗洁精的！

陌生人 为什么？

爷 爷 因这碗里没有油水嘛！大热天，孩子要买一根冰棍都舍不得花钱，十八岁的姑娘还在用旧报纸擦屁股哪！

陌生人 有这种事？

爷 爷 那还有假吗？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，既没有权，又没有路，也不会做生意，只能跟土地打交道。可现在种一亩田粮食，弄不好要倒贴几十元。养一头猪能赚它一二十元已经是菩萨保佑了！这社会主义是欠了他们债的！（咳嗽）

孙 女 爷爷，你别发火！（捶其背）

陌生人 爷爷，你要保重身体哪！

〔传来汽车喇叭催促声。〕